



曙光拾贝

夏之蝉 夏之禅

文/阮仁伟

作者介绍:阮仁伟,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,文章散见于国内各级报刊,著有散文集《尘埃之间》。

和方山有约,是一个欲雨未雨,闷热潮湿的初夏。

去的这天,太阳虽不明朗,却难得出来。未到景区,已是细汗微做了。

沿山下左侧夹壁拾级而上,蹬百来级石阶,方岩书院就到了。书院建在悬崖之上,两层木质古典建筑,红廊翘檐,质朴而幽静。和着参天古柏的阵阵涛声,在它的回廊尽头,可以远眺层峦叠嶂及氤氲其中似烟的雾气。这是2008年为纪念明代史学家、理学家谢铎而重建的书院。谢铎一生三仕三隐,不管是居官还是乡居,始终不忘匡治天下风教。为了子孙百世有讲学之地,他倾筐经营书院,留下了千古佳话。

不仅谢铎和方岩书院有缘,王羲之、徐霞客和方山也有不薄的缘分,方山历史悠久,数百年来留下了许多文人的笔墨。

在方岩书院小憩片刻,继续沿崎岖蜿蜒山路而行。

这座坐落在温岭市西北部,与乐清交界,因山顶平直如砥,别称“方盒的山”,坡岭岩畔全被高矮不一的树木、荆棘丛、藤类和多年生的落叶、不落叶植物交错包裹了。正是初夏,本该油绿、碧绿的色彩,在这里呈现的却是深绿、黛绿。

逐渐明朗的太阳透过两旁树叶的罅隙斑斑驳驳漏下,带着伞的,用伞挡着太阳,未带伞的,用书院带的纸扇遮挡阳光或轻摇,以求得一丝凉意。山风细微,已是汗出津津,有了半途而废的念头。来方山,不看山上的天湖是遗憾的,同行的人说。于是,暗暗较劲,继续前行。

山野气息无处不在。周围的远山,黑黝黝成为一道深沉的风景。一路上,蝉鸣入耳,那是尖利中夹杂着嘶哑,令山间空气都得颤动的合奏。合奏此起彼伏,前呼后应,唤醒了草木,唤醒了山林,唤醒了整个方山。

夏是属于蝉的。只要有树有草的地方,就有蝉。

林里,河边,甚至居室内外,都能听到蝉的鸣叫。心情愉悦时,蝉鸣不失为乐舞的伴奏。心情烦恼时,蝉鸣是乱麻添堵,让你无所适从。碰到心事重的,半夜的蝉鸣更是搅得你睡不着觉。有时成心循着声音寻找它的影子,却如躲着你般,让你找不着踪迹。

蝉在树上时间不长。法布尔形容蝉的生活,四年的苦工,一月日光的享

受。蝉地下幼虫四年,不懈地挖掘土穴,最后爬出地面,穿上漂亮的外衣,长起两只薄薄的透明的翅膀,高声歌唱。对它来说,夏天是灿烂而辉煌的!

翻阅其他书籍,知道不同种类的蝉,它们的生命周期各不同。有的种类的蝉甚至地下苦工十七年!觉得蝉是一个真正有主体意识的动物,一生都在向上移动,就像树木,它必须拼命往上长,才能获得更多的光。蝉也许觉得地下生活环境狭隘,逼仄,就出门去寻找生存环境。它们爬上树干,寻找属于自己的日光,最终如愿以偿。

蝉的这种智慧和信仰也许超越了凡尘,让我们懂得了生命不在于长短,而在于怎样活,如何活。

蝉性高洁。蝉蜕于浊秽,以游尘埃之外,司马迁在《屈原列传》中用蝉来喻屈原。在禅家看来,古人天性自有禅意,以蝉说禅。法布尔《昆虫记》做了一个实验,在蝉视线之外讲话、拍手、撞石子,甚至用装了火药的土铳放,惊扰不到蝉。蝉依然镇静如故地歌唱,声音一点也没改变。蝉,让我想起了所谓的禅定,不受外界的诱惑,不动心,专注于某一件事物,实是让我辈汗颜。以前认为蝉声聒噪,现在倒不觉得让人厌烦了。

经仙天门,过云雷寺、云水楼,到了方山顶。方山顶平旷,是一方空中平原。相传汉朝汝阳人周义山有道术,在顶上缚茅跏坐,得道成仙。方山的上下两个天湖就镶嵌其中。下天湖宽广,成椭圆状。上天湖狭长,成带状。此时,天气晴好,蓝天上飘浮着朵朵白云,蔚蓝的上下天湖的水托举着它们。上天湖的岸边,有一座凉亭和几棵开得茂盛的木荷。那些木荷,狭长油亮的片片绿叶中,间杂着一朵朵或开放,或含苞欲放的白色小花,像是在欣赏蓝天白云和湖水的美景,却不知道它们给这美景画上了重彩的一笔。

现代诗人肖草《巡方山》诗曰:谁遣平湖落顶峰,登临峭壁镇山中。位于峰顶的上天湖水,此刻是如此明净,明净得让人犹疑,不禁放慢了脚步,在湖边踟蹰。带有小城浑浊气息的我,亵渎圣感之情油然而生。我慢慢走,努力让头顶的晴空投进内心,把积压的心尘挤出去,让更多湖水的明净进

来。

抬头看湖,蓝。受水纹和光影的影响,看出了湖水的层次。远看深蓝,近看浅蓝。最外层,蓝中泛白,珠玉交辉。湖上平静,无艇,无游人,无喧哗之声,一派平和。湖对面山崖壁上,两个神游的斑驳白色草书,让蓝与白的颜色和谐到极致。偶尔有几尾鱼在湖水中游动,把湖水划开,很快湖面又平静,显得更加静谧了。

夏的天,如孩子的脸,说变就变。下午,竟渐渐下起了雨。

方岩书院一间房内,暗红的雕花木门木窗开着,带了水汽的风便涌了进来,和上午相比,清凉了许多。就着古朴原色的桌椅,我们各人手上或桌前书稿一叠,聆听一位前辈的点拨。

雨水在窗外随风飘落,发出清凉如音乐般的声音。雨脚敲打窗外摇曳的细竹,飞珠溅玉。看被雨水淋得越发绿亮的摇曳的细竹,耳听长者对个体对生命的发问、思考,有了说不出的愉悦和放松,觉得身心间一切埋藏着的和生长着的都在呼吸。

此间拾得一闲暇,看纸上一行行字墨,犹如一朵朵盛开的墨花。

墨花静静地开,心也渐渐进入佳境,如醍醐灌顶:入世的纷扰与我无缘,不义的利禄不能入耳,月清风清皆入字来。于是,有一种人淡如菊、气清如水、格高似梅的气息,浸透了脚下的地砖,围拢在我身边。那是谢铎给方岩书院留下的正本清源、人文情怀的气息,是眼前那位长者身上散发出的智慧从容的恬淡气息。

真源无味,真水无香。每个人依着生命的脉络,慢慢走,慢慢悟,用一颗如蝉般虔诚、睿智的心,保持人生的质朴。不骄不躁,在如禅的岁月中,解读前行路上的幽深与美丽,细嗅尘世的芬芳,让笔墨随心而舞,岂不快哉!

从方岩书院下来,雨已止,润泽的空气特别清新,晶莹的水珠隐藏在周围的树叶上、草丛中,也不知不觉滴落于心湖,一朵禅的清莲在悄然盛开。

一窗景致

文/阿风

我居室的北窗紧挨瓦屿山,瓦屿山上建有温岭的地标性建筑东辉阁。能傍山临阁而居,于久囿高楼仄室的我来说是幸事。因为地势原因,在北窗是看不到东辉阁的,但那一窗随时令而变化的山景,多少弥补了这一遗憾。

如果把瓦屿山的四季看成多部曲,那秋冬时节无疑是最扣人心弦的,因为你始终猜不着,它是如何一夜入秋,瞬即入冬,又如何转眼冬尽春来。到了十一月,往上一日还是绿叶满坡,仅仅一次强冷空气,一夜之间,山上即变了颜色,像是被谁倒了一桶染料,红的枫,黄的藤,褐的草,错杂着,整个涌动起色彩斑斓的图符来。如果此刻,耳边传来白娘子越韵悠悠的深情吟唱:西湖山水还依旧,憔悴难对满眼秋。山边枫叶红似染,不堪回首忆旧游。会让人陡增秋意。在江南,非要在年欲尽处才会有浓的秋景,日常的时序是奈何不了这里刚健的草木的。

而秋景到冬装,则是悄无声息的,那各色的染料,只须一夜北风紧,即告消解,散失。北窗的画面,也就转了画风,由热烈转为冷峻,只是在枯黄的底色上留着几抹含蓄的苍绿。

秋来得迟,而冬去得也是无声无息,一场暖风一抹暖阳也许就会让万物早早苏醒,所以江南的秋意和冬景都是值得珍惜的。因为连年的忙碌劳累,以及人过中年的慵懒怠惰,常常错过了季节的美丽。有一段时间,北窗长久被垂落的窗帘遮盖,阻隔了窗外的景色。只在雨天的深夜,掀起窗帘的一角,就着路灯,看看雨脚的粗细缓急,判断这雨是否会湿了地面,明早要不要去做运动?或者披衣早起时,听到窗外扫帚划过大街的声音,掀帘推窗寻觅辛苦劳作的身影,送上我充满敬意的一瞥。

那一窗景色,囊括了春夏秋冬,包揽了晴风雨雪。记得多年前买这房时,也就是因了这一窗的景致,我立马动了心,把其余预备的选项皆从心头抹去,最终选择在这里住下,这一住就是十几年。其间,窗外却经历了大变迁。山脚边是村里的土地,先是小山的旁边建了一所学校,在山脚垒了一堵围墙,后来墙外建了便道,又在便道那边靠山大概是作为村留地的狭小空间建了一排平房,成了一个旧木材交易市场,后来在路口又建了个废品回收站,今年又改建成了一排精致的小洋房。每每台风雨后,山体滑坡,加快了山体的流失。眼看着北窗外的这片自然景色一点点被蚕食,视野一点点缩小,我很痛心,却毫无办法。城市要美化,村里要发展,住民对绿色和自然充满期待,如何兼顾发展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,如何利用智慧,在其中寻求一个平衡点,找到一个最大公约数,确实是一个大课题。

但愿,米色的窗帘之后,永远会有这一窗景致。

作者介绍:阿风,本名徐晓军,台州市作家协会会员。有作品在《西湖》《台州文学》《台州日报》《海风》等报刊发表。著有散文集《指间碎影》。

【选自《温岭优秀文学作品选(2016-2020)》】

